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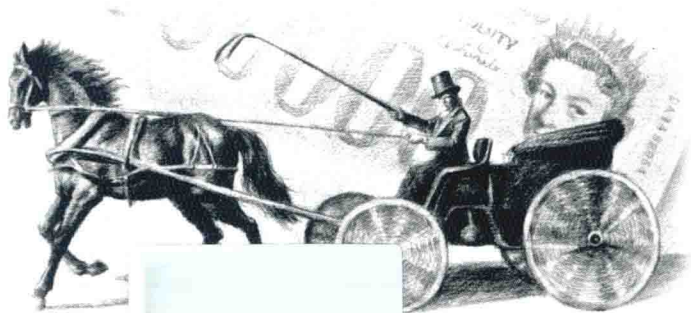
WORLD HUMOROUS
NOVELETTE PORTFOLIO

世界幽默小说文丛
主编 罗文英

马克·吐温 幽默作品集

Mark Twain Humor Series

【美】马克·吐温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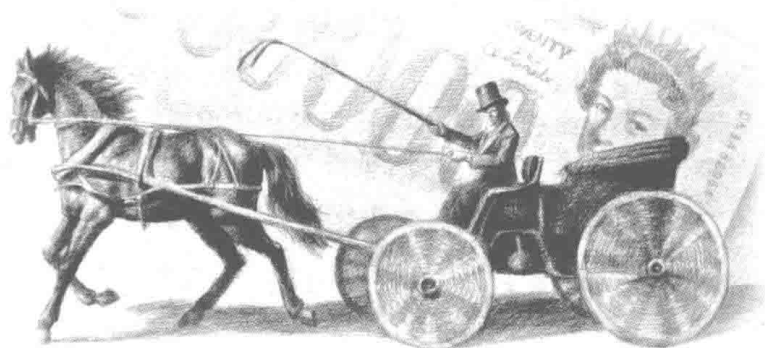
凭借小说浓郁的幽默意味，马克·吐温赢得了“小说界的喜剧家”之美誉。然而纵览其作品，我们不难发现马克·吐温集中而又深刻地表现了美国悲剧，包括政治悲剧、经济悲剧、情感悲剧等。马克·吐温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的喜剧作家，他采用不同的艺术形式使自己的小说具有了亦悲亦喜、亦庄亦谐的美学内涵。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WORLD HUMOROUS
NOVELETTE PORTFOLIO

世界幽默小说文丛

马克·吐温 幽默作品集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吐温幽默作品集/(美)马克·吐温著;赵莉娟译.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1.3

(世界幽默小说文丛/罗文英主编)

ISBN 978-7-80680-967-9

I. ①马… II. ①马… ②赵… III. ①中篇小说—
作品集—美国—近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
—近代 IV. ① I 7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0472 号

世界幽默小说文丛

马克·吐温幽默作品集

主 编 罗文英

作 者 (美)马克·吐温

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封面设计 壹品视觉

版式设计 谭闰香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967-9

定 价 96.00 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公司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410005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代 序)

马克·吐温(Mark Twain, 1835年11月30日~1910年4月21日), 原名萨穆尔·兰亨·克莱门斯(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美国著名作家、幽默大师, 19世纪后期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马克·吐温这个名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 他的作品, 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 很久以前就被大量译成中文, 成为脍炙人口的优秀读物, 事实上, 马克·吐温不但善于写长篇小说, 而且是个写短篇小说的高手。他的短篇小说, 主题深邃, 技巧高超, 语言幽默, 是他的整个小说创作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是美国文学宝库中的优秀遗产, 为全世界人民所喜爱。

马克·吐温于1835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一个小职员家庭, 由于家庭经济拮据, 从小就要帮助家里干些杂务。12岁丧父, 接着开始自谋生路的独立生活。从18岁到26岁(1853—1861)这8年间, 他先后当过印刷所的学徒、排字工人、领港员、矿工, 还当过半个多月的兵。其中特别是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数年水上生活, 对于使他熟悉各类人物, 认识社会现实有很大帮助, 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马克·吐温特别喜爱读书, 他贪婪地阅读但丁、莎士比亚、乔叟、塞万提斯、伏尔泰、斯特恩、萨克雷和狄更斯等著名作家的作品。18岁当排字工人时, 他就在印刷工人图书馆里度过他的每一个夜晚, 并且从这时起, 他还开始学习法语。27岁时, 他在内华达

州弗吉尼亚城的《企业报》担任记者，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28岁时，他开始在报上用“马克·吐温”的笔名发表以描写密西西比河上水手生活为主要题材的幽默小品文章——这个笔名得益于他在密西西比河上的那段水手生涯：船上的水手在测量河道水深时，经常以高亢的声音喊着“mark twain”，意即“水深两英寻”（一英寻为6英尺），船只可通行无阻。

马克·吐温的成名作是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卡县名蛙》，那是他根据民间传说，用纯粹的西部口语写成的关于一个酷爱打赌的人的幽默故事。这篇作品1865年在纽约的《星期六新闻》杂志上发表后，立即使他闻名全国。两年之后，他出版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卡县名蛙及其他》。

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不算3万字以上的中篇），从第一篇《卡县名蛙》到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寓言一则》，大约有六七十篇。这些作品从写作时间来看，贯串了他一生创作的全过程。也就是说，每一个时期他在创作长篇小说时，并没有放弃短篇小说的写作。

马克·吐温虽然师从当时的幽默作家学习写作，但他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幽默的性质上远远超过他的同时代作家（包括他的老师），将幽默文学提到一个新的层次。这是因为，在马克·吐温那个时代盛行的幽默文学，大都以取笑逗乐为宗旨，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但马克·吐温却不是单纯地为幽默而幽默，他把幽默同讽刺紧紧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他将幽默作为武器，来嘲讽、挖苦、抨击当时现实社会存在的种种虚假、丑恶和不合理现象。这就需要作家有进步的清醒的头脑，敏锐的目光，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马克·吐温显然是这样一位作家，他自己曾说：“不能一味逗乐，要有更高的理想。”“我总是在教训人。”一位有这样的“更高理想”的作家，写出来的作品自然要比一般作家高出一筹。

目 录

CONTENTS

卡县名蛙·····	1
火车上的嗜人事件·····	8
我最近辞职的事实经过·····	18
大宗牛肉合同的事件始末·····	25
稀奇的经验·····	33
他是否还在人间·····	65
坏孩子的故事·····	76
好孩子的故事·····	80
和移风易俗者一起上路·····	85
神秘的访问·····	103
加利福尼亚人的故事·····	109
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	118
狗的自述·····	125
我给参议员当秘书的经历·····	137
法国人大决斗·····	143
一个真实的故事·····	154
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	160
尼亚加拉一日·····	216
卡庇托利山——维纳斯的神话·····	224
竞选州长·····	231

古怪的梦.....	236
中世纪传奇一则.....	246
我的表.....	255
科学对运气.....	259
寓言一则.....	262
奥里莉亚的倒运未婚夫.....	265
布洛克先生写的新闻报道.....	268
已故乔治·费希尔事件的始末.....	272
麦克威廉斯两口子如何对付膜性喉炎.....	280
皮特凯恩岛大革命.....	288
麦克威廉斯太太与雷电.....	300
爱德华·米尔斯和乔治·本顿的故事.....	309
百万英镑.....	316
三万元的遗产.....	342

卡县名蛙

一个朋友从东部来了信，我遵他的命去拜访了好脾气、爱絮叨的西蒙·威勒，打听我朋友的朋友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的下落。这件受人之托的事究竟结果如何，我来做个交代。事后我心里嘀咕，这位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是瞎编出来的，我朋友根本就不认识此人。他准是琢磨着：只要我向老威勒一打听，就会让他联想起那个厚脸皮的吉姆·斯迈雷来，赶快打开话匣子把那些又臭又长、和我毫不相干的陈年旧事抖搂出来，把我烦死。要是我朋友存心这么干，那他真是做对了。

我见到西蒙·威勒的时候，他正在破破烂烂的矿山屯子安吉尔那座歪歪斜斜的酒馆里，靠着吧台旁边的炉子舒舒服服地打盹。我注意到他是个胖子，秃脑门，一脸安详，透着和气、朴实。他站起身来问了声好。我告诉他，朋友托我来打听一位儿时的密友，这名叫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也就是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神父，听说这位年轻的福音传教士曾在安吉尔屯子里住过。我又加了一句：要是威勒先生能告诉我这位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神父的消息，我将感激不尽。

西蒙·威勒把我逼到墙角，拿自己的椅子封住我的去路，然后讲了一通下面段落里那些枯燥无味的事情。他脸上不露一丝笑意，眉头一皱不皱，从第一句起，他用的就是四平八稳的腔调，没有变过。他绝不是生性就爱唠叨，因为他收不住的话头里透着

认认真真、诚心诚意的感人情绪，这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按他的想法，别管这故事本身是不是荒唐可笑，他可是把讲故事当成一件要紧事来办，而且对故事里的两位主人公推崇备至，认为他们智谋超群。我听凭他按照自己的路子讲下去，一直没有打断。

列昂尼达斯神父，嗯，列神父——嗯，这里从前倒是有过一个叫吉姆·斯迈雷的，那是四九年冬天——也许是五〇年春天——不知道怎么闹的，我记不太清楚了，总归不是四九年就是五〇年，因为他刚来到屯子的时候，那大渡槽还没造好呢；别的不说，要比谁最古怪，他算得上天下第一。只要能找到一个人愿打赌，他就赌，碰上什么就赌什么。别人要是不愿赌黑，他就赌黑；别人不愿赌白，他就赌白。不管怎么样，别人想怎么赌，他都陪着——不管怎么样，只要能赌得起来，他就舒服了。虽说这样，他照样有好运气，那可不是一般的好，十有八九总是他赢。他老惦记找机会打赌；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有人提出来，不管你的注往哪一边下，他都照赌不误，这些我刚才都告诉过你啦。赛的要马，收场的时候他不是赢得满满当当，就是输得一干二净；如果斗的是狗，他赌；斗的是猫，他赌；斗的是鸡，他还赌；嘿，就算有两只鸟落在篱笆上，他也要跟你赌哪一只先飞；屯子里聚会他必到，到了就拿沃尔克牧师打赌，他打赌说，沃尔克牧师布道在这一带是头一份；那还用说，他本来就是个好人的。要是他看见一只屎壳郎朝哪里开步走，他就跟你赌它几天才能到——不论到哪儿都行；只要你接茬，哪怕是去墨西哥，他也会跟着那只屎壳郎，看看它到底去不去那儿，路上得花几天的时间。这儿的小伙子好多都见过斯迈雷，都能给你讲讲这个人。嘿，讲起他的事来可是绝对重不了样——他不论什么都赌——那家伙特有意思。有一回，沃尔克牧师的太太病得不轻，有好几天的工夫，眼看着她就没救了；可一天早晨牧师进来了，斯迈雷站

起来问他太太怎么样，他说，她好多了——全凭主的大恩大德——看这势头，有主保佑，她能缓过来；还没等他讲完，斯迈雷来了一句：“这样吧，我押两块五，赌她缓不过来。”

这个斯迈雷有一匹母马——小伙子们都管它叫“一刻钟老太太”，这话损了点儿，它跑得当然比这快一点儿——他还经常靠这匹马赢钱呢。因为它慢慢吞吞的，不是得气喘，生瘟热，就是有痨病，以及这一类乱七八糟的病。他们总是让它先跑两三百码，可等到了终点跟前，它就抖起精神，拼了老命，撒欢尥蹶子，四只蹄子到处乱甩，甩空了的也有，甩偏了踢到篱笆上的也有，弄得尘土飞扬，再加上咳嗽、打喷嚏、擦鼻涕，闹闹哄哄——赶到裁判席前头的时候，它总是比别的马早一个头，早得刚好让人能看明白。

他还有一只小斗狗，光看外表你准以为它一钱不值，就配在那儿拴着，一副贼溜溜的样子，老想偷点什么。可是，一旦在它身上下了注，它转眼就变了一条狗；它的下巴颏往前伸着，就像火轮船的前甲板，下槽牙都露了出来，像煤火一样放光。别的狗抓它、要弄它、咬它，接二连三地给它来背口袋，可安得鲁·杰克逊——这是那条狗的名字——安得鲁·杰克逊老是装着没什么不自在的，好像它原本就没有别的盼头——押在另一边的赌注翻了倍再翻倍，一直到再没钱往上押了；这时候，它就一口咬住另一条狗的后腿，咬得死死的——不啃，你明白吗，光咬，叼着不动，直到那狗服软，哪怕等上一年也不要紧。斯迈雷老是靠这条狗赢钱，直到在一条没后腿的狗身上碰了钉子，因为那狗的后腿让锯片给锯掉了。那一次，两条狗斗了好一阵子，两边的钱都押完了，安得鲁·杰克逊上去照着咬惯了的地方下嘴的时候，当时就看出自个儿上当了，看出它怎么让别的狗给涮了。怎么说呢，他当时好像是吃了一惊，跟着就有点儿没精打采，再也没有试着

把那一场赢下来；他让人骗惨了。它朝斯迈雷瞧了一眼，好像是说它伤透了心，这都是斯迈雷的错，怎么弄了一条没有后腿的狗来让它咬呢，它斗狗本来靠的就是咬后腿嘛；后来，他一瘸一拐地溜达到旁边，倒在地上就死了。那可是条好狗，那个安得鲁·杰克逊要是活着，准出了名了，胚子好，又聪明——我敢担保安得鲁·杰克逊有真本事；他什么场面没经过啊，一想起它最后斗的那一场，一想起它的下场来，我鼻子就发酸。

唉，这个斯迈雷呀，他还养过拿耗子的狗、小公鸡、公猫，都是这一类的玩意儿，不论你拿什么去找他赌，他都能跟你兵对兵，将对将，让你赌个没完没了。有一天，他逮着一只蛤蟆带回家去，说是要好好训一训；足足有三个月，他什么事都不干，光待在后院里头教那只蛤蟆蹦高。果不其然，他把蛤蟆训出来了。只要他从后头点蛤蟆一下，你就看吧，那蛤蟆像翻煎饼一样在空中打个转——兴许翻一个筋斗，要是起得好，也许能翻两个，然后稳稳当当地爪朝下落地，就像一只猫。他还训那蛤蟆逮苍蝇，勤学苦练，练得那蛤蟆不论苍蝇飞出去多远，只要瞧得见，回回都能逮得着。斯迈雷说蛤蟆特爱学习，学什么会什么——这话我信。嘿，我就瞧见过他把丹尼尔·韦伯斯特放在这儿的地板上——那蛤蟆叫丹尼尔·韦伯斯特——大喊一声：“苍蝇，丹尼尔，苍蝇！”快得让你来不及眨眼，蛤蟆就噌噌地照直跳起来，把那边柜台上的一只苍蝇吞下去了，然后像一摊泥“扑嗒”落在地上，拿后腿抓耳挠腮，没事人似的，好像觉得自个儿比别的蛤蟆也强不到哪儿去。别看它有能耐，你还真找不着比它更朴实，更爽快的蛤蟆了。只要是从平地上规规矩矩地往上跳，它比你见过的所有蛤蟆都跳得高一个身子。从平地往上跳是它的拿手好戏，你明白吗？只要比这一项，斯迈雷就一路把注押上去。斯迈雷把他的蛤蟆看成宝贝；要说也是，那些见多识广的老江湖都说，从

来也没见过这么棒的蛤蟆。

斯迈雷拿一个小笼子盛着那蛤蟆，时不时地带着它逛大街，设赌局。有一天，一个汉子——他是个外乡人——到屯子里来，正碰上斯迈雷提着蛤蟆笼子，就问：

“你那笼子里头装的是啥呀？”

斯迈雷冷着脸说：“它也许该是个鹦鹉，也许呢，该是只雀儿；可它偏不是——它是一只蛤蟆。”

那汉子拿过笼子，转过来转过去，细细地瞅，说：“嗯——原来是个蛤蟆，它有什么特别的呀？”

“噢，”斯迈雷不紧不慢地说，“它就有一件看家的本事，要叫我说——它比这卡县地界里的哪一只蛤蟆蹦得都高。”

那汉子拿过笼子，又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半天，才还给斯迈雷，慢慢吞吞地说，“是吗？”他说，“我也没瞧出来这蛤蟆比别的蛤蟆能好到哪儿去。”

“你也许瞧不出来，”斯迈雷说，“对蛤蟆，你兴许是内行，也兴许是外行；兴许是个老把式，也兴许不是；这么说吧，兴许只会看个热闹。别管你怎么看，我心里有数，我赌四十块钱，敢说这蛤蟆比卡县随便哪一只蛤蟆都蹦得高。”

那汉子琢磨了一会儿，有点儿作难：“呃，这儿我人生地不熟的，也没带着蛤蟆；要是我有一只蛤蟆，准跟你赌。”

这时候斯迈雷说话了：“好办——好办——只要你替我把这笼子拿一小会儿，我就去给你逮一只来。”就这样，那汉子拿着笼子，把他的四十块钱和斯迈雷的四十块钱放在一起，坐下等着了。

这汉子坐在那儿想来想去，想了好一会儿，然后从笼子里头把蛤蟆拿出来，扒开它的嘴，自己掏出一把小勺来，给蛤蟆灌了一肚子火枪的铁砂子——一直灌到齐了蛤蟆的下巴颏——然后把

蛤蟆放到地上。斯迈雷呢，他上洼地的烂泥里头稀里哗啦蹚了一口气，到底逮住个蛤蟆。他把蛤蟆抓回来，交给那汉子说：

“行了，你要是准备好了，就把它跟丹尼尔并排摆着，把他的前爪跟丹尼尔的放齐了，我喊个号。”然后他就喊：“一——二——三——蹦！”他和那汉子从后边点那两只蛤蟆，那只新来的蛤蟆蹦得特有劲，可是丹尼尔喘了一口粗气，光耸肩膀——就这样——像法国人似的。这哪管事儿啊，它动不了，跟生了根一样，连挪挪地方都办不到，就像抛了锚。斯迈雷又纳闷，又上火；当然啦，说什么他也想不通这到底是怎么一档子事。

那汉子拿起钱就走；临出门了，他还拿大拇指在肩膀上头指指丹尼尔——就像这样——慢慢吞吞地说：“我也没瞧出来这蛤蟆比别的蛤蟆好到哪儿去嘛。”

斯迈雷呢，他站在那儿抓耳挠腮，低着头把丹尼尔端详了好一会儿，最后说：“真闹不明白这蛤蟆怎么栽了——闹不明白它犯了什么毛病——看起来，它肚子胀得不轻。”他揪着丹尼尔脖子上的皮，把蛤蟆掂起来，说：“它要没五磅重才怪呢！”蛤蟆头朝下，呛出满满两大把铁砂子来。这时候斯迈雷才明白过来，他气得发疯，放下蛤蟆就去追那汉子，可再也追不上了。

（这时候，西蒙·威勒听见前院有人喊他的名字，就站起来去看找他有什么事。）他一边往外走，一边扭头对我说：“就在这儿坐着，老客，歇会儿——我一转眼就回来。”

不过，对不住了您呐，我想，再往下听牛皮糖吉姆·斯迈雷的故事，也打听不到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神父消息呀，于是我拔腿就走。

在门口，我碰上了那个见面熟的威勒回来了，他拽着我又打开了话匣子：

“哎，这个斯迈雷有一头独眼龙母黄牛，尾巴没了，光剩个

尾巴撅子，像一根香蕉，还有——”

可我既没工夫，也没这个嗜好；还没等他开讲那头惨兮兮的母牛，我就走了。

火车上的嗜人事件

前不久我去了一趟圣路易。西进途中，在印第安那州特尔霍特换了车，就有一个四五十岁上下、面目亲善的绅士从小站上来，坐到我身边。同他心情愉快、海阔天空地聊了约一个钟头，我便发现他极有见识，讨人喜欢。他一经得知我从华盛顿来，立即询问起形形色色的政府官员和国会事务来。不久我已明白，与我谈话的是位对首都政治生活了如指掌的人，他甚至连这个国家立法机关里议员们的做事风度和程序仪式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过了一会儿，就见两个男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留了片刻，一个对另一个说道：

“哈里斯，要是你肯替我办这件事，我永远忘不了你，老弟。”

我这位新旅伴的眼睛里突然闪出欣喜的亮光。好像那人的话勾起了他一段快乐的回忆。顷刻，他又露出一副思虑重重的面孔——简直有些闷闷不乐了。他转头对我说，“听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让我把我生活中的一段秘事告诉你。这段秘事自发生后，我从来都不曾提起过。请耐心地听，答应我别打断我的话。”

我说没问题，他就如此这般地讲了下面的一段奇遇。讲解过程中时而情感迸发，时而阴郁低沉，但总是极其认真诚恳。

那是 1853 年 12 月 19 日，我从圣路易乘夜班火车去芝加哥。车上总共只有 24 名乘客。没有妇女，也没有小孩。我们的兴致很好，大家很快就混熟了。看来，这是一次快乐舒心的旅行；我猜这一伙人中压根儿就没有一位预感到很快就要经历的那种恐怖

局面。

晚上十一点钟，天下起大雪来。火车刚一离开那个名叫韦尔登的小村，就进入空旷寂寥的大草原。千里荒原，渺无人烟，一直延展到朱必利定居点。狂风呼啸着刮过平展展的荒地。那儿没有树木，没有山丘，甚至连七零八落的岩石也见不到，所以风刮起来毫无阻挡。随风飞扬的雪花，就像狂风暴雨在海浪尖上激起的浪花。雪越积越深，车速减慢。我们知道，这是火车头在积雪中开路越来越费劲了。说实在的，有时候它简直就停止不动了。大风在轨道上堆积起一个个大雪堆，活像一座座坟山。聊天也没有劲儿了，欢乐让位给焦虑。要是被大雪困住，待在荒凉的大草原上，方圆 50 英里可都没有人家——这种想法浮现在每个人的心头，把大家都弄得精神非常颓丧。

凌晨两点，四周的一切活动都停止了。我从不得安宁的睡眠中惊醒。可怕的实情顿时闪过我的心头——我们成了雪堆里的囚徒！“全体起来动手自救！”大家一跃而起去执行这道命令。夜茫茫漆黑一片。铺天盖地的大雪，势不可挡的风暴，大家从车厢跳进这样一个世界，心里都明白，现在要争分夺秒，要不就会有灭顶之灾。铲子、手、木板——凡是能清除积雪的东西立刻都用上了。那真是一副离奇的景象：一小撮发狂似的人跟越堆越高的积雪拼搏。雪堆下半截隐没在黑黢黢的阴影里，上半截暴露在车头反光灯炽烈的灯光下。

短短的一个小时就足以证明我们在白费力气。暴风雪积成了十几个雪堆，把路轨阻塞了，而我们仅仅刨掉了一个。更加糟糕的是，人们发现，刚才火车头对敌人发起冲锋时已经把主动轮的纵向轴弄断了！即使铁路畅通无阻，我们也无可奈何了。我们干活儿干得精疲力竭，心里又不是滋味，便进了车厢。大家围着火炉严肃地讨论眼下的处境。我们什么吃的都没有——大伙儿最窝心的就

是这一点。我们是不会冻死的，因为煤水车里有的是木头，这是我们唯一的安慰。讨论到最后，大家都接受了列车员令人丧气的结论，就是说，谁想徒步在这样的雪地里走 50 英里路，那就等于去寻死。我们无法派人去求援，即便我们有办法去，也没人愿意来援助。我们只好听天由命，耐心等待，要么有人来救援，要么就等着饿死！我想，就是最刚强的人一听了这话，心也会马上变凉的。

过了一会儿，谈话变成了一种三三两两的窃窃私语，话题仍离不开火车，这种低语随着阵阵狂风的起落而忽高忽低；灯光昏暗起来，大多数遭难者在忽明忽暗的暗影中安下心来想——忘掉眼前，如果可能的话——睡觉，如果可以的话。

漫漫无期的长夜——我们觉得的确是漫漫无期的——终于把磨磨蹭蹭的时光打发走了，东方破晓，现出灰冷的晨光，亮光逐渐增强，旅客一个接一个活动起来了，显示出生命的种种迹象；一个接一个地把耷拉下来的帽子从额头上掀起来，舒展舒展僵硬的四肢，然后从窗户里向外窥视那副萧瑟的景象。的确萧瑟透顶了！——一个生物的影子都没有，一个人家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白茫茫的荒野，卷起的雪片随风到处飘扬——一个雪片飞舞的世界遮没了上面的天宇。

我们在车厢周围逛走了整整一天，说得很少，想得挺多。又是一个滞留不去的愁闷的夜晚——还有饥饿。

又一个黎明——又一天：寂静、悲哀、饥肠辘辘、无望地守候着无法到来的救营者。一个睡眠不得安宁的夜晚，尽做着大摆筵席的梦——醒来后饥火烧燎着愁肠。

第 4 天来了又去了——接着是第 5 天！困了 5 天，着实可怕。每一只眼睛都射出饥饿的凶光，里面流露出一种怕人的含义——预示着每个人心里朦朦胧胧地自行形成了一种东西——一种谁也不敢诉诸言词的东西。